

问君此去几时还

李叔同传

苏泓月·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253
546

问君此去几时还
——李叔同传

苏泓月·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问君此去几时还 : 李叔同传 / 苏泓月著.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339-3903-8

I . ①问… II . ①苏… III . ①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16563号

责任编辑：金荣良
特约编辑：吴成伟 何 娜
封面设计：余 雷

问君此去几时还：李叔同传
苏泓月 著

出版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字数 220千字

印张 9

插页 2

版次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3903-8

定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孤独的寻美者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觴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李叔同

虎跑，在西湖西南面，大慈山白鹤峰下。

1918年农历七月十三，李叔同在这里落发为僧，法号“弘一法师”，从此告别红尘整整二十四年，直至1942年于闽南圆寂。

2012年12月，当我踏入虎跑的大门，走在落叶纷飞的静幽小路上时，这些年曾经获得的关于他的故事在脑海里一片一片漂浮着，有些记忆模糊，有些印象深刻，就像古人把文字写在羊皮纸上，日久淡化，再写，又淡，最后那纸上的故事重重叠叠，如微烛明明灭灭。

这一年，是弘一法师圆寂七十年整。这一年，我也开始了我人生的一个重要旅程，这个旅程的目的只有一个：写下我心目中的李叔同，和关于他的一切。

李叔同的高徒丰子恺形容他时用“人生三层楼”比喻。

第一层是物质生活。李叔同真正富足的生活，是从出生到二十六岁去日本留学直至五年后归国，在他人生的前三十年里，几乎没有为此发过愁。但这并不代表他真正富有，他没有实在地掌握李家的经济大权。二十岁时，携发妻和母亲迁居上海后，他的花销来自桐达李家在上海的钱铺分号，按月领取，类似赡养费。他三十一岁归国时，经历天津李家破产，从此时到出家前几年，他的教员薪水曾经每月被分成四份：一份给上海的妻子，一份给天津的妻儿，一份给日本的刘质平，最后一份留给自己。虽然一直面对着不堪的经济问题，却也没有真正潦倒过。他的物质观始终是虚无的，即便是衣食不缺的生活，也不能令他的人生止步不前。

第二层是精神生活。爱情应该算他精神生活的重要一部分，他视爱情为艺术，在艺术中邂逅爱情，如在天津时和杨翠喜的戏曲交流，在上海滩和李苹香的笔墨往来，与歌郎的寄情唱和，以及赴日本后与第二任妻子的画室之恋等等，但实际上最完美的爱情只存在于他的想象中。从关于他的资料中，并没有查得他对日本妻子的热情，更不要说发妻俞氏——他主观上并不愿意有她的存在。他博古通今，汲取八方知识，少年时的儒家教育，青年时在南洋公学和东京上野艺术学校接受的西方教育，使得他能够用文学、艺术充实自己，发掘潜能。他研究金石书法，编辑报纸，演出话剧，谱写歌曲，弹琴画画，教育学生，在不同领域担当了先行者的角色。他是一个跨界奇才，每一个领域，他并非是做得最好的，而是做得最早的。

第三层是灵魂生活。他有着旁人所不能及的人生欲望，且欲壑难填，他的欲望最后超越了物质和精神，达到审美境界的高峰。他抛弃前尘过往，决然选择出家，达到宗教境界，而出家这件事，只是

满足灵魂生活的第一步。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大多数人停留在第一层楼，少数人到达了第二层楼，只有绝少的人才能爬到第三层楼。佛门中，素来讲经者众，讲律者罕，他一定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他自出家起立下誓约：不当住持，不为他人剃度，不做依止师（即佛法的传授、解惑者），而是成为学者型哲僧。他精修净土宗与华严宗，并受马一浮等友人的引导，研修已失传七八百年的南山律，在僧界走出一条独特的光明道路，最后成为南山律第十一代祖。

从李叔同到弘一法师，从红尘中人到一代高僧，他一步步迈向第三层楼，实现了人生的转换。

他的人生是不断体验又不断重造的过程。

他没有同伴，也不需要同伴，他有一颗无处安放又渴望得到安宁的心。

他设计，并亲身实践了如戏似梦、旁人无法超越的一生。

所以，他叫李叔同也好，李惜霜也好，李岸也好，弘一释演音也好，这些都是他，都是他人生戏码中的一个个角色。他是这每一个角色的设计者，同时也是扮演者。

从世家子弟到大德高僧，他立身净土，弘扬律宗，教净双修。他严格守戒，过午不食，不骛名利供养，一双僧鞋一把雨伞一床薄被能用二三十年，太虚法师曾誉他“在中国僧伽中可说是持戒第一”。

到了晚年，弘一法师力辨《香奁集》非韩偓所作，举出许多站不住脚的理论证据，他不愿意这位晚唐高士是撰写香艳诗的人，如他不愿意自己年轻时的风花雪月真实地发生过一样。

我想离他近一些，再近一些。他是一个真实存在过的人，有缺点有优点，矛盾又孤独的人。

“我的性格很特别，我只希望我的事情失败。因为事情失败不完满，这才使我常常发大惭愧，能够晓得自己的德行欠缺，自己的修养不足，那我才可努力用功，努力改过迁善。”晚年的弘一在“南闽十年之梦影”演讲中这样描述自己。

没有人生来便是佛陀。或者可以说，修行的道路上没有完美的人。

弘一法师将他独树一帜的生命旅程，完全在他自己的掌控下进行到了最后。

他并没有在寺院里终老，而是选择了泉州温陵养老院，他要完美地告别人世。

他害怕身后事自己控制不了。佛教对于人的身后事，有一套很严密的做法，而寺院里人多意见纷杂，法师圆寂后，身后诸事往往会匆匆了事，依俗不依法。人生的最后一站，对弘一法师来说至关重要。

他不允许自己多年的修行功亏一篑。
他将所有临终及身后事交代身边的妙莲法师，就像他父亲李筱楼临终时请来学法上人助念一样——妙莲法师一直为他助念，直至他生命结束。

晚晴山房里，他侧卧圆寂，右手支颐，左臂放在身侧，双腿并拢微直，和释迦牟尼涅槃睡姿相同。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觚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这阙他在俗时创作的《送别》，现在重新去理解它，意思便更近了，既是命运无力时送别知交，亦是于暂时落幕的人生舞台上转身离去。

权当他在后台更衣。
去去就来。

告别，是为了再次在娑婆世界里相逢。

从暮冬，到次年立春，夏至，早秋，我把自己埋在浩瀚资料中，与其说是一个书写者，不如说是一个陪同者。

我陪着李叔同出生，陪着他长大，有时是他的玩伴，有时是他的挚友，有时是他的爱人，有时是他的僧友。又有时候，我几乎变成他自己，在字里行间，品尝着庶出家庭的忧怨，享受走马章台的浮夸，面对科举不第的沮丧，承受失怙奔逃的苦痛……

人在这个世间总是孤独的，看似交游不乏，而真正相知者甚寥。所以人既需要入世，也需要潜怀；既需要观照，也需要探索。用许多不同的经历填补些生命的空白，分享生命的内容。

我不愿意流水账似的叙述他的生平，用平铺直叙的描写，交付读者一份冷漠枯燥的年表，而看不到人的气息。

我也不愿意用温风软云的辞藻、玲珑有致的诗情，写就一篇长长的歌赋，而不见冷静的思考与态度。

于是，我把他还原为一个人，去掉后人给他的赞颂，将他身上的光圈移开，让他从玻璃橱里走出来。

于是，一些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真实故事慢慢铺陈开……

苏泓月
记于癸巳白露之夜

苏泓月

金陵女子，现居北京

影像艺术家、资深媒体人、文字工作者

数年来在《时尚芭莎》(Harper's BAZAAR)、《罗博报告》(Robb Report)

《男人装》(FHM)、《时尚先生》(Esquire)、《时尚新娘》(Cosmo Bride)

《嘉人》(Marie Claire)、《时装》(L'officiel)等各大媒体发表时装、文化评论超百万

2011年12月，影像作品《洄漩》(Swirl)与英国时装品牌NOCTURNE进行跨界合作

2012年3月，在中国国际贸易中心第三期举办个人影像作品展《水筵》(Water Banquet)

已出版作品

长篇小说《盗国》2013年4月

果麦文化 | 果麦经典 | 果麦

果麦文化 | 果麦经典 | 果麦

问君此去几时还：李叔同传

出版统筹 | 瞿洪斌 产品经理 | 吴成伟 责任编辑 | 金荣良

助理编辑 | 何娜 封面设计 | 余雷 后期制作 | 顺利军
责任印制 | 蒋建浩 印制顾问 | 梁拥军 营销策划 | 李茜倩
策划人 | 瞿洪斌

官方网站: <http://www.guomai.cc>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gmguomai>

果麦官方淘宝店: <http://gmwh.taobao.com>



目 录

引子·王凤玲 / 001

第一部 花事匆匆 / 009

第一章 阿罗汉 / 011

云散雾开，别离有时，人生大梦，终要醒觉。

第二章 天仙园 / 022

稠人广众中，他眼中所见全是她，于是绝望化为虚妄，乃与希望相同。

第三章 草堂春 / 033

这不是我的城，却也因我灿烂过。这是你的城，可也为你徒萧瑟。

第四章 李苹香 / 043

旧情伤未愈，新人闯进门。

第五章 断肠禅 / 056

没有牵绊，任情飘荡，可是也没有归处了。

第二部

第二部 天涯无岸 / 063

第六章 不忍池 / 065

他迫切寻找岸，靠到岸，期望霜停风息，人生再回到安宁欢乐。

第七章 俳优戏 / 075

一面帷幕缓缓拉开，中国人表演话剧的历史也就此启幕。

第八章 冯小青 / 084

寂寞三百年，终于热闹了一回。

第九章 薄秋衫 / 096

这教鞭一执，如船桨一摇，破雾前行。

第十章 释演音 / 107

冥想的快乐胜过从前的一切心灵体验。

第三部 明月梵心 / 121

第十一章 因缘诀 / 123

他的案头只有佛书，他的心中只有佛陀。

第十二章 结夏期 / 131

度众生，悲天下。这只是一个开始。

第十三章 庆福寺 / 143

做苦行僧，了死生大事，在苦难中体味生命的真谛，获得安宁。

第十四章 普陀光 / 155

不埋怨，不期待，随缘，随喜。

第十五章 清凉歌 / 171

最难的修行不是出世参禅研律，而是入世。

第十六章 华严梦 / 190

风凉，薄衫，灰霾，槐树青碧。

第十七章 养正院 / 201

万恶万善，一心起，一心灭，守戒就是护心。

第十八章 梦狂言 / 215

凡事总有瑕，不可能完满，毁灭后重新来过。

第十九章 大圆觉 / 230

只有四个字能形容这道令他又期盼又畏惧的生死门：悲欣交集！

附录：李叔同年表 / 245

李叔同经典诗文选 / 251

跋 湖上有青山 / 268

四姨太是李叔同的生母，也是他的祖母。她姓王，名凤玲，字子英，人称凤玲太太。她的父亲是桐达李家的长房长孙，母亲是李家的二房太太，嫁入李家时，李家已经衰落，她生下四姨太后，李家的家业就更衰落了。

引子·王凤玲

“我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像柴火，烧得再旺，也有灰飞烟灭的一天。续香火，就是得往灶里添柴，把我桐达李家的势头，轰轰烈烈地燃下去。”天津盐商李筱楼在这张雕着龙凤呈祥的花梨木大床上不止一次这样对他的四姨太耳语。

这张床是他们的婚床，像这样的床，李家有四张，皆出自津门最好的工匠之手。雕第一张床的工匠，已经老死了，那大概是五十年前，他们是道光皇帝的子民；雕第二张床和第三张床是在这位四姨太出生之后不久的事，她出生那年，咸丰皇帝驾崩；她嫁到这里，是光绪五年，她这张床最新。

前三张床，都还在，只是老了，它们和她们一样，都是老爷李筱楼的，老爷是她们的丈夫。她的这张床最新，在李家，她年岁最小，那只是相比较而言。

四姨太叫王凤玲，李叔同的生母，天津盐商李筱楼的第四房姨太太。

她是桐达李家唯一在历史上留下姓名的女人，有别于李筱楼的前三房太太，在历史中，她们分别叫姜氏、张氏、郭氏。

如果说李叔同一生有什么最难舍的人，那只有她，在他人生的前二十六年，她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性，是陪伴，是家长，亦是依恋。

只有她的婚姻，能解释李叔同的出生之因，也只有透过她，才能完整地透析李叔同的真正出身与背景。

她的家乡在浙江平湖乍浦镇，这也是李家祖籍所在地。

乍浦四牌楼西大街东段，有王源赉南货号，那是王凤玲家的铺子。早年整个镇子遭过大劫，哪条街都不曾幸免，铺子的泥墙外侧至今还有火烧过的痕迹，年岁久了，雨淋日晒，焦黑变灰黄。店堂虽小，却是明亮，货物不多，井井有条，靠的是外埠商船来办货，这样才能勉强维持。

王家铺子后面有一间作坊，在那里，红红的、滚烫的蜡在昏暗的坊屋里浇制成烛，成堆的红蜡用红纸包着，有的还用金粉写着双喜。每逢菩萨日，王家就制一些用金粉写着南无阿弥陀佛的红蜡，捐给镇上的寺庙，供冤魂，求平安。

天尊庙里还有横七竖八的残炮筒，空气中依稀能闻见硝烟味，南门吊桥至萧山街海关总管弄万安桥一带经常闹鬼，老人说那是当年被烧死的冤鬼。

古时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在乍浦镇，十三四岁的新娘子多的是。但战乱不宁，王氏家道中落，攀高亲，陪不起嫁妆，嫁贫民，又怕过不惯生活，因此王凤玲年近二十岁仍待字闺中。

她自小便见过乘船远嫁的新娘，她们去向不明，手绢一样飘走了就再也没回来过。

等到她终于也有了婆家，离家的时候，天色明净，纤尘不染，风把海浪变成细雨洒在脸上。她的父亲叫船工往船上搬了两大箱红蜡烛，说是掀红盖头的时候用。

不止这些，还有李筱楼从她家铺子里买断的十五箱杂货，她的陪嫁因此看来还算丰厚。

她的丈夫李筱楼，大名李世珍，以字行世。清同治四年入试

乙丑科，考取举人和进士。中举后，任过吏部主事，后辞官承父业经商，并创办了“桐达”等几家钱铺。因此，李家又被称为桐达李家。

李家祖先在明末清初之时，因避乱而至浙江平湖乍浦，以布料生意起家，相继经营酱园、盐务和榨油业。三四百年下来，李家渐渐昌盛，乍浦一带至今有李姓七十多户，均为李氏远祖后裔。

平湖亦称当湖，所以来李叔同为自己起过一别号：当湖惜霜。

清嘉庆年间，李筱楼之父李锐及伯父李锟受海宁袁花查氏引导，由乍浦至天津海河口侧的长芦盐场广置盐田，由此举家迁往天津。

李筱楼六十七岁时，长子李文锦早逝，长房太太姜氏为文锦之母，亦年近七旬。就在王凤玲嫁到李家的前两年，文锦唯一的儿子英年早逝，那一房，只剩下姜氏、文锦媳妇和文锦的儿媳妇，也就是她的侄孙媳妇三个女人。

二房姨太太郭氏育有次子李文熙，文熙这年十一岁，身体孱弱。三太太郭氏，未传香火，孑然一人住在佛堂后面的西厢房，和姜氏那厢三位孤独的女人一样，成了在家居士，每日诵经礼佛。

桐达李家香火不旺，李筱楼晚年不甘。

与其说给自己再娶一房姨太太，不如说为未来的李家三公子寻一位生母。

这婚姻的基础并非爱情，而是续后。

就在李筱楼一次去乍浦办理商务时，媒人作伐将这根红线牵到王家。当家人是位儒商，女儿凤玲自小受翰墨熏陶，诗文兼修，相貌端庄，这样的女子正是李筱楼择妾的最佳人选。

于是王凤玲便成了桐达李家最年轻的女人，就连她的侄孙媳